

「也是江州一司馬， 青衫不為女兒濕」

——蔣彝英語作家生涯背後的三位女性

• 鄭 達

蔣彝，著名書畫家、詩人，以「啞行者遊記」系列作品聞名西方，是最成功的華人英語作家之一。1933年西行赴英，又遷居美國，遍遊世界，觀察民俗風情，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，以畫筆和文字留下了精彩的篇章。他一生中去過近百個國家，接觸過的朋友、書迷、學生，多得難以計數。乍看起來，他單槍匹馬，獨往獨來。其實，有三位女性對他的事業和人生起了至為重要的影響。

一 曾芸：糟糠夫妻，生死連理

蔣彝與夫人曾芸同葬在江西的廬山華裔陵園。他們倆是表親，雙方的母親是同胞姐妹，同時懷上了身孕，因此指腹為婚。根據墓碑上鐫刻的日期，曾芸出生於1903年4月23日，蔣彝亦於同年5月19日出生；1977年9月25日，曾芸去世，不足一個月後，10月17日，蔣彝也辭世。雖然算不上是同

日生同日死，但出生和辭世時間如此接近，也是挺驚人的了。

蔣彝在江西九江度過童年。蔣家四世同堂，住在深宅大院內，共有四十二間房間，十分寬敞，還有垂柳小池，家庭私塾，家境頗為優裕。蔣彝五歲時，母親不幸去世；十年後，他又失去了父親。蔣彝從此與哥哥蔣大川關係十分密切。

二十世紀初，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帝制，建立了共和制度。西方的思想、新的教育制度、科學的理論，像巨大的浪濤洶湧而入，衝擊震撼傳統社會和文化制度的每一個角落。蔣彝幼年時接受過私塾教育，後來進了新式的中學，五四後不久，考入國立東南大學，專攻化學。

大學期間，他突然接到家中發來的加急電報，說祖母病重。他心急火燎，從南京匆匆趕回了九江。沒想到，回家進門，卻發現祖母好端端的，笑顏滿臉，迎了上來。蔣彝一下給弄得懵懵懂的。過了不多久，他便弄清了其中的原委。

蔣彝早年西行赴英，又遷居美國，遍遊世界，觀察民俗風情，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。乍看起來，他單槍匹馬，獨往獨來。其實，有三位女性對他的事業和人生起了至為重要的影響。

辭官之後，蔣彝為自己起了個新的名號「重啞」，暗示自己對政治和官場深感失望，希望做一個行旅之客，漫遊天下。他無法帶着家眷，只能單身飄零海外。對於蔣彝出國，曾芸毫無怨言。

曾芸的父親做煙草生意，發了大財，添置了許多房地產，在當地算是赫赫有名的大戶人家。曾芸長得眉清目秀，皮膚白皙，生性恬靜，而且柔順。小時上過私塾，認識一些字。她的母親一共生了九個孩子，結果只剩下她和大姐姐，其餘的全夭折了。曾芸在家最小，父母疼愛她，把她視如掌上明珠。小時候，她曾經纏足，疼如刀絞，放聲痛哭，苦苦地哀求母親發發慈悲。結果，母親心一軟，決定不再繼續。曾芸的雙腳，雖沒有成為三寸金蓮，但也小於常人的尺寸，走起路來顛巍巍的。

蔣彝和曾芸的親事雖早就定下來，但蔣彝從來沒有馬上結婚的打算。他希望先完成大學教育後再說。然而，曾芸的母親已經急不可耐，生怕有變故，幾次三番地來蔣家催促婚事。蔣彝遠在南京城裏讀書，鄰居親屬中都有風言風語，覺得他在大學接觸各種各類的新鮮思想，準會變心。再說，女大待嫁，曾芸已經二十出頭，再不能耽擱了。蔣彝家中的長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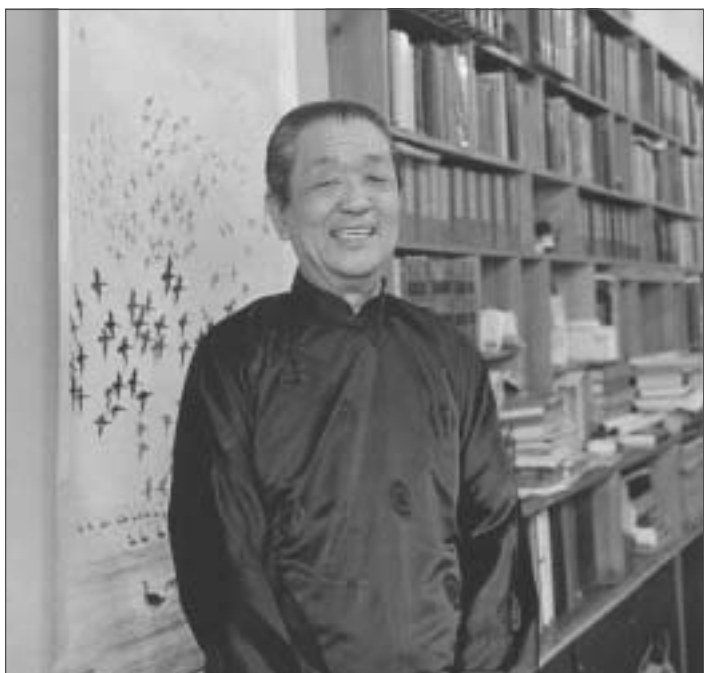
聯合一起，軟硬兼施，加以規勸。蔣彝去父母的墓地哀泣了半天，最後同意與曾芸成親。

蔣彝大學畢業之後，教了幾個月的書，便投筆從戎，加入北伐大軍，為鏟除軍閥、實現國家的統一而戰。蔣介石發動「四·一二」清共，一時白色恐怖，人心惶惶，蔣彝便決定離開部隊，回到了九江。不久，他受命在蕪湖、當塗、九江等地擔任縣長，處理當地的民政，積累了相當的行政經驗，也對百姓的苦痛和官場的腐敗有了比較深的了解。他雖然有志於改革，但多受束縛，難以施展抱負。一氣之下，他決定掛冠辭職，去英國學習西方的政府制度，以期將來學成之後，改良中國社會。

辭官之後，蔣彝為自己起了個新的名號「重啞」，與他的字「仲雅」諧音，暗示自己對政治和官場深感失望，希望做一個行旅之客，漫遊天下。可是，離家西行，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。他無法帶着家眷，只能忍痛辭別，單身飄零海外。他的四個孩子，二男二女，個個活潑可愛。他曾經作詩一首《憶小兒女》^①：

阿寶聰明阿瑤癡，／圓圓阿燕好芳姿。
／阿珠三歲偏伶俐，／卻解依人唱小詩。

對於蔣彝出國，曾芸毫無怨言。她支持丈夫的決定，自己留在九江撫養孩子。蔣大川在政府任職，為蔣彝爭取到一小筆獎學金；同時，蔣大川還在親戚朋友那裏幫着籌款，加上曾芸變賣一些首飾換來的錢，可以作為盤纏。哥哥嫂嫂都表示會盡力一起幫助照顧蔣彝的家小，免得他牽掛，可以安心讀書，早日學成回國。



蔣彝

蔣彝到了英國後，進入倫敦大學經濟學院，後來又轉到東方學院，師從莊士敦 (Reginald F. Johnston)，攻讀博士學位。他身在海外，始終心繫家鄉，關注中國的戰局。盧溝橋事變後，日軍大肆進攻，南京、上海先後失陷。1938年春天，蔣大川打算把家眷遷到重慶，也準備讓曾芸和孩子一起搬去住。沒想到，他突發心臟病，猝然去世。5月間，鑒於九江不安全，曾芸帶着孩子和她的母親、姐姐一起，去城外十多公里的鄉下避難，在廬山腳下的野林子裏住了下來。他們斷了經濟來源，常常沒有米下鍋，生活十分艱難。這麼一家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全靠着曾芸，靠她跟外界打交道，她成了家庭中心支柱。曾芸為人隨和，性格開朗，很快就與當地的農民結成了朋友。戰爭期間，那些農民都貧困潦倒，連自己都吃了上頓沒下頓的，卻慷慨地接濟他們，幫着搭建棚屋，湊着借給他們一些米，使他們度過難關。幾個月之後，曾芸帶着孩子去上海投奔外甥女。

曾芸外表纖弱，內心卻十分堅強。她雖然沒有受過太多的文化教育，卻深明大義，辦事果斷。蔣大川去世後，其妻子準備跟隨部隊去重慶。臨行前，她來找曾芸，說重慶相對安全，想把蔣彝的大兒子蔣健國帶去。曾芸一聽，馬上點頭同意，準備了一些衣物，打了個包裹。健國才十二歲，以為伯母帶他去旅行，接過包裹就出發了。結果一別多年，戰後才與父親重聚 (1947年，蔣健國去了英國)。

蔣彝的小兒子蔣健飛抗戰後在江蘇正則美術專科學校上學。1949年，時局不穩，蔣彝建議他去廣州上美

校，他在信中專門叮囑說，去南方之前，可以回家聚一下，但絕對不能久留^②。除夕那天，蔣健飛回到老家，與母親和姐妹一起吃了頓年夜飯。大年初二清早，他揮手道別，坐火車南下去廣州，後來又去了台灣、美國。

曾芸疼愛兩個兒子，1940年代分別之後，就再沒有同他們見上一面。幾十年來，她的心頭始終牽掛着兒子，每到中秋佳節，全家團聚時，她會獨自走到家門外，默默地抬頭望着空中的明月。除夕夜，闔家團圓，圍着飯桌高高興興地吃年夜飯時，她總是囑咐女兒多放兩張椅子，飯桌上多放兩付碗筷，那是為兩個身在遠方的兒子準備的。

曾芸一直與大女兒蔣小燕一起住在南昌。蔣小燕成家後，夫婿譚鉅生在南昌師範大學任教，小兩口先後添了五個孩子。曾芸幫助他們照顧家務，辛辛苦苦，但從來沒有半句怨言。儘管生活拮据，全家卻和和睦睦，非常融洽。文化大革命中，譚鉅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挨批鬥，被送到鄉下去勞動改造，曾芸帶着全家，一起搬到鄉下。他們在水田附近搭棚居住。由於長期在鄉下潮濕的泥地生活，曾芸因此半身癱瘓，臥牀不起。

1933年蔣彝離家之後，先在英國生活了二十二年，1955年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書，直到1975年才首次回國訪問。1975年4月，蔣彝終於盼到了回國訪問的機會。他到北京、西安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參觀後，到了南昌，與闊別四十二年的妻子團聚。蔣彝事後寫了這麼一段文字^③：

我坐在那裏，看着大家。我心中痛楚難忍，但不能在臉上顯露出來，因為

蔣彝離家之後，先在英國生活了二十二年，1955年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書，直到1975年才首次回國訪問，與闊別四十二年的妻子團聚。曾芸和蔣彝一樣，非常珍惜這次團圓的機會。

這次大家重聚，是我做夢都想不到的奇迹。晚飯後，我一直逗留到深夜。幸好，我的五個外孫兒女，最小的才十一歲，不停地講故事，一個接一個，而且他們還會唱歌。整個下午和晚上就這麼過去了。我的腦中思緒萬千，回到旅館後，更是浮想聯翩。我輾轉難眠。想到了許多歐美的朋友，他們總以為我是個無憂無慮的人。誰都無法想像我在國外四十二年中的生活經歷。

其實，曾芸聽到蔣彝準備回國探親的消息時，一定思緒澎湃，但她內心的想法，誰也沒有去問，她也沒有去向人傾訴，更沒有用文字記錄下來。她的女兒倒是提醒她，說父親回來後，千萬要控制住情緒，不要怨言太多，因為在通常情況下，家屬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把多年來積在心中的怨氣全吐出來的。曾芸聽了，點頭表示同意。「是啊，其實我有甚麼好責怪的？我要是真這麼一講，他生氣了，走了，不理我們，那不就更糟了？他住那麼老遠的，更沒法講了。都已經這麼個樣了，有甚麼好責怪的？」她心中當然有苦澀，有怨恨，正如她所說的，「如果訴苦，真是說也說不完。」^④她和蔣彝一樣，非常珍惜這次團圓的機會，珍惜共同度過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

蔣彝回美國後不久，感覺胃部不適，去醫院檢查，發現患結腸癌，馬上住院接受手術治療。1977年，他第二次返華訪問，並搜集資料，準備寫一部中國藝術史。9月中旬，他到了南昌，又和曾芸以及家人團聚。蔣彝面容憔悴，顯得很疲勞。曾芸在背後悄悄地對女兒說：「你父親看上去身

體不好，好像是有病，而且病得很重。」^⑤

蔣彝離開南昌三個小時後，曾芸心臟病發，翌日送醫院治療，十天後（9月25日）就去世了。蔣彝當時在曲阜參觀，家人擔心他的健康，沒有把這消息透露給他。月底，蔣彝到達北京，明顯感覺體力不支，原先安排的一系列活動只好取消。10月5日，他去協和醫院看病，發現癌症復發，轉移到了肝肺。兩個星期後，他與世長辭。

蔣彝在海外度過了四十四年，最後回到了祖國，在北京去世，在九江入土，傍着妻子，安眠於廬山之麓。

二 賈克生：巾幗文才，默默相助

1935年，蔣彝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「初級古代漢語」，班上有個叫賈克生（Innes Jackson）的女學生^⑥。她是個才女，牛津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專業畢業，對中國的文化歷史深感興趣。進大學的頭一天晚上，她在餐廳裏認識了化學專業的中國學生廖鴻英，後來，又認識了專攻藝術史的曾昭燏。賈克生與她們常常一起長談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，也因此影響了她的一生。賈克生從牛津大學畢業後，轉到東方學院，師從莊士敦，專攻古代漢語，目標是從事中國詩歌文學的翻譯。

當時，倫敦的百靈頓畫院正在籌備一個大型中國藝術展覽會，預定1935年11月開幕，展出三千多件書畫、玉器、雕刻、銅具、漆器，蔚為大觀。倫敦的報紙每天都有文章報導介

蔣彝初抵英國時，只會說幾個英語單詞，經過苦學，語言水平有了提高，但要著述出版，距離還有十萬八千里。幸運的是，蔣彝得到了賈克生的及時幫助，出版了題為《中國畫》的專著。

紹中國的文化和藝術，各界人士無不關注，為之欣喜。出版商看準了此一機會，推出一批介紹中國文化歷史的書籍。麥助出版社(Methuen)也想找一個擅長丹青的內行，寫一本介紹中國藝術的書。經過旅英華人劇作家熊式一的引薦，出版社經理懷特(Alan White)找到了蔣彝。

蔣彝當時來英國還不到兩年。初抵英國時，他只會說幾個英語單詞，經過苦學，語言水平有了提高，但要著述出版，距離還有十萬八千里。懷特鼓勵蔣彝，讓他先用中文寫稿，再譯成英文，然後交給懷特潤色編輯。

幸運的是，蔣彝得到了賈克生的及時幫助。連續幾個星期，賈克生每天去蔣彝的公寓，一起整理蔣彝的稿子，他們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，力求準確流暢。由於蔣彝的英文能力有限，碰到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時，常常得拿筆在紙上畫圖來解釋。賈克生很耐心，而且極為認真仔細。她充滿了興趣，覺得這一合作是至為珍貴的學習經驗。在這一合作中，她加深了對中國藝術的了解，看到了中西藝術間的異同。雖然兩人總是工作到深夜，但賈克生心裏滿是喜悅。

那年夏天，賈克生把書稿帶回家裏，重新修改了一遍，隨後打字謄清，交給了出版商。懷特看完稿，即刻批准通過，送去印刷廠付梓。11月21日，展覽會開幕前一週，這本書題為《中國畫》(*The Chinese Eye: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*)的專著出版了。書中介紹中國藝術，文字流暢，通俗易懂，深入淺出，引人入勝，並運用比較的手法，寫出了中西藝術之間的異同。《中國畫》一書深受讀者歡迎。一個月之後，就第二次印刷，再過了一個月，第二版問世了。

可是賈克生私下卻很失望。她為此書出了大力，結果沒有成為聯合作者。蔣彝只是在書首部分提了她一下：「我無法充分表達感謝之情。她把我拙劣的語句改成清晰的英語，把『繪畫和文學』一章中引用的許多中國詩句作了翻譯，而且幫助我看到了歐洲思想中與東方的相似之處。」^⑦蔣彝向賈克生解釋，說是出版商認為最好只用中國作者的名字，以便促銷。賈克生雖然默認了，可是一直耿耿於懷。

1935年底，賈克生動身去中國，學習中國古典詩詞，並親身體驗中國的文化與生活。她在上海短暫停留期間，接觸到許多文藝界的知名人士。梅蘭芳在南京路新雅粵菜館設宴為她接風，劉海粟陪她去王一亭寓所拜訪，她還應邀出席蔡元培的七十壽慶。賈克生年輕漂亮，青春煥發，又是個西方女性，有牛津的教育背景，加上深厚的中文基礎，到了上海，明

蔣彝對賈克生的才情修養深為折服，漸漸產生了愛慕之情。他認為賈克生在文學和語言方面有出眾的稟賦和訓練，而他自己則具有扎實的藝術功底，如果兩人能合作，那將是至為崇高完美的結合。



賈克生

蔣彝的英語雖然已經相當不錯了，但畢竟功力有限，一直有不安全感，靠賈克生幫着把關，保證著作質量。他要賈克生保密，不要對外人講。幾十年來，賈克生默默無聞地幫助了蔣彝，他的書稿幾乎全都由賈克生修改過。

顯地與眾不同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在上海逗留兩星期後，她坐火車去南京金陵大學，學習書法、《楚辭》、中國古典文化。1936年夏天，轉而去武漢大學。

蔣彝與賈克生接觸了一年左右，對後者的才情修養深為折服，漸漸產生了愛慕之情。賈克生貌美，又有良好教育背景，比蔣彝年輕八歲，且是單身，而蔣彝在國內已有家室，他謹慎自制，竭力克制住這一份感情。但是，賈克生離開英國後，蔣彝內心的情感像洪水決堤，噴湧而出，通過信件，他吐露了真情實感。「最親愛的靜」，他寫道，「昨天早上收到你的三封來信！我欣喜萬分。我一封接一封地讀完之後，深為感動，彷彿來到了你的身邊！喔，親愛的，你真好，給我來信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告訴過你，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最親愛的人。」^⑨蔣彝對賈克生心存愛意。他稱自己是青松，把賈克生比喻為月亮。賈克生在華期間，他寫了許多絕句，表達思念之情，其中兩首如下^⑩：

《寄靜》

異鄉無語獨登樓，／夜靜孤懷何處投。
／此心惟有向明月，／望汝常常雲外浮。

《問月》

地雖不同天無二，／月常照東不照西。
／為問芳姿何所似，／此心常願與雲齊。

蔣彝認為，賈克生在文學和語言方面有出眾的稟賦和訓練，而他自己則具有扎實的藝術功底，如果兩人能合作，那將是至為崇高完美的結合。

蔣彝開始在倫敦嶄露頭角。他的繪畫作品參加展出，在報紙上也有報

導，他受邀去做有關中國文化、藝術方面的講演，他的文章也在雜誌上發表了；加上在學校講課和學習，他忙得不亦樂乎。為了保證質量，他把自己所寫的文稿都寄給賈克生，由她修改一遍，然後重新打字，寄給出版社。賈克生遠在中國，每次收到蔣彝寄來的稿件，總是馬上仔細作修改、潤色，及時寄還。

1936年夏天，蔣彝去英國北部的湖區休假。美麗如畫的湖區，恬靜閒適，與喧囂的都市形成鮮明的反差。蔣彝在那裏作了一些水墨寫生，還把自己每天的遊歷、觀察、心得記錄了下來。回到倫敦後，他把這些文字內容整理了一下，附上水墨作品，投寄給出版社。他曾經在東方學院的圖書館內看到許多西方傳教士、商人、官員所寫的介紹中國的作品，但發現這些出版物大多帶有偏見，或者誤解，還有歪曲。他覺得自己應該寫書，向西方客觀地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，增進了解，改正謬誤偏見。他的寫作重點是發現「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似之處，而不是彼此之間的差異或者搜奇抉怪」^⑩。

但在當時，一個無名作家要出版成名極難；一個非英語作家，更是幾無可能。他的書稿被一次又一次地退了回來。沒想到，翌年春天，鄉村出版社 (Country Life) 來找他，同意冒險出版此書，可是不付版稅，只送給作者六本樣書。蔣彝明知這條件苛刻，但考慮一下，只好同意了。是年秋天，《湖區畫記》(The Silent Traveller: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) 問世，書中的插圖風格清新，與文字內容相輔相成。湖區的自然景致，經由畫家的筆墨表現，粗略一看，很像中國的山水。蔣彝成功地以此證明四海之內大

自然皆同，毫無國界之分。著名藝術評論家里德 (Herbert Read) 作了一篇短序，認為蔣彝在《湖區畫記》一書中證明，中國藝術「不受地域的限制：它具有共通性，可以闡釋英國山水，如同中國山水」^①。

《湖區畫記》出版後，佳評如潮，不到一個月，全部售罄。鄉村出版社計劃加印，經理來電告訴蔣彝這一好消息，並說道：「時代變了！」蔣彝一聽，回答說：「我的想法也變了。第二版我要收版稅。」^②《湖區畫記》先後共出了九版。

蔣彝接下來又寫了倫敦、牛津、愛丁堡、巴黎等十二本畫記，其中的紐約、波士頓、舊金山三本都榮登《紐約時報》(New York Times) 的暢銷書榜，這一套「啞行者遊記」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遊記創作方面的地位。它們風格獨特，書中包括作者所寫的詩詞、書法、繪畫作品，幽默輕鬆，可讀性很強，並且往往進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，從普通日常的現象中開掘出富有哲理的發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1935年《中國畫》出版後的二十年，蔣彝幾乎每年都有一本英語著作出版，題材多樣，包括遊記、小說、兒童讀物、回憶錄等。蔣彝的英語雖然已經相當不錯了，但畢竟功力有限，一直有不安全感，靠賈克生幫着把關，保證質量。同時，他生怕外人知道，怕因此影響自己的聲譽和前途。他要賈克生保密，不要對外人講。幾十年來，賈克生默默無聞地幫助了蔣彝，他的書稿幾乎全都由賈克生修改過。他的成功，賈克生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1936年，蔣彝開始《中國書法》(Chinese Calligraphy: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) 的寫作。6月間，他給賈克生的信中籠統地提

起，說是在寫新書，會寄一兩章讓她修改。沒過多久，賈克生收到兩章稿子，一看，大吃一驚。那年春天，賈克生在南京上學時，金石書法家胡小石在家裏專門給她授課，講中國書法史，她曾告訴蔣彝，說自己準備寫一本書，把中國書法介紹給西方。沒料到，蔣彝捷足先登，已經寫了兩章，事先一點沒有露出風聲。蔣彝的寫作進展神速，到12月底，第七章完稿。

麥助出版社原來答應出版此書，但因為費用成本問題，此書擱置到1938年3月才問世^③。蔣彝從新的角度來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書法，淺顯通俗，饒有趣味，還插用了大量圖版。這是第一本比較系統地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書法的專著，1970年代，哈佛大學出版社出了增訂版，目前還在發行，其魅力可見一斑。

此書首版的扉頁上，寫着“**To Another C. Y.**”(獻給另一個C. Y.)^④。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問：這C. Y.是指誰呢？C. Y.是蔣彝名字的首寫字母縮寫，此處的C. Y.，既是指蔣彝，又指賈克生。蔣彝曾給賈克生起過「賈靜如」的中文名字，其中「靜如」兩字的拼音Chin-yu，縮寫就是C. Y.。1937年初，蔣彝給賈克生的信中討論過敬辭這事，他建議使用C. Y.，說是既能代表靜如，也可以代表他自己，並且說，「你的名字Chin-yu靜如不久會人人皆知了。」^⑤蔣彝在《中國書法》的「作者說明」一節中，向許多提供幫助的好友致謝，但隻字未提賈克生，他擔心自己任教的東方學院的同事或朋友知道她幫助文字修改之事。他把此書獻給賈克生，自然也可以說知恩感恩了。可問題是，這麼隱晦的提法，有幾個讀者會聯想到賈克生？一般人

蔣彝在《中國書法》中向許多提供幫助的好友致謝，但隻字未提賈克生。“To Another C. Y.”這麼隱晦的提法，有幾個讀者會聯想到賈克生？一般人都很自然地從蔣彝的名字角度猜測，而鼎力相助的賈克生則長久地湮沒無聞了。

都很自然地從蔣彝的名字角度猜測，而鼎力相助的賈克生則長久地湮沒無聞了。

1937年，賈克生自華返英之後，很快完成了《華土歸來》(*China Only Yesterday*)的寫作，文字生動，妙語連珠，描述了她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她個人思想與認識上的轉變，成為有關中國抗日前夕這一歷史時刻的重要記錄。蔣彝用流暢優美的書法題寫中文書名和作者名字，還幫助設計封面和畫插圖等。賈克生在書中向蔣彝致謝，稱他為引導自己「進入中國藝術的啟蒙者」^⑥。

1938年底，賈克生與東方學院的同學韓登(Gustav Herdan)結婚。韓登是德裔捷克斯洛伐克人，從事律師工作，又是個中國通，從維也納獲得中文博士學位。德軍佔領蘇台德地區之後，賈克生擔心韓登的安危，冒着風險，專程去布拉格，辦了結婚手續，幫助韓登來到英國。

蔣彝精心準備了一份結婚賀禮，那是一付象牙筷子，上面分別刻着「才子」和「佳人」。賈克生一直珍藏着這份禮物。賈克生婚後忙於料理家務，帶領三個孩子，韓登在大學教語言學。冗重的家務之餘，賈克生不忘參與社會活動，組織援華籌款，宣傳中國文化，終身致力於中英文化的交流。她幫助韓登的專業語言學書籍修改出版，並合作翻譯了《霍加斯的世界》(*The World of Hogarth: Lichtenberg's Commentaries on Hogarth's Engravings*)^⑦，還為其他一些中國作家看英文稿，幫着把關，默默無聞地貢獻自己的才能。1970年代後，她把《唐詩三百首》翻譯成英文，蔣彝建議以雙語出版，並幫助畫插圖，以及與台灣的遠東圖書公司接洽出版事

宜。此書出版後，大受歡迎^⑧，迄今已經多次再版。

四十多年來，蔣彝一直與賈克生保持聯繫。賈克生家的孩子都喜歡這個「啞叔叔」，喜歡他的幽默、慷慨，欽佩他講故事和繪畫的高超技巧，把他看作家裏人。賈克生結婚之後，蔣彝未再有過任何親密的表示。他恪守儒家的君子規範，舉止得體，把一份炙熱的浪漫感情埋在了心底。下面這一首《無題》詩，作於1938年^⑨：

中年披髮走四方，／賣畫賣文圖自給。
／也是江州一司馬，／青衫不為女兒濕。

蔣彝與唐代詩人白居易一樣，曾經當過九江縣長，因此常以「也是江州一司馬」自稱。但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詩末因歌女的淒涼身世而涕泗橫流，蔣彝在此明確表示，他意志堅定，不會為兒女情長而纏綿，這很可能是他對自己的誠示。

三 黃耀民：情投意合，晚年為伴

蔣彝於1955年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詩詞、書法、藝術。1966年，他獲得一年的休假，作環球旅行。12月底，他在新畿內亞一家旅館下榻。在旅館內，他見到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的馬丁利(Peter F. Mattingly)博士，互相打了個招呼，寒暄了幾句。馬丁利是很有名的昆蟲學家，在當地做蚊子方面的研究，身邊是他的中國女學生，名叫黃耀民。

這麼一次短暫的見面，蔣彝和黃耀民幾乎是擦肩而過。半年之後，蔣

蔣彝與唐代詩人白居易一樣，曾經當過九江縣長，因此在詩中以「也是江州一司馬」自稱。他又以「青衫不為女兒濕」明確表示，他意志堅定，不會為兒女情長而纏綿，這很可能是他對自己的誠示。

彝去夏威夷大學，作三個月的短期研究。一天，他聽說一個中國朋友準備在家開派對，有個研究蚊子的女孩要去參加。在朋友家裏，蔣彝一下就認出了黃耀民。別人向黃耀民介紹，說蔣彝當時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學院任訪問學者，蔣彝說，「我們在新畿內亞的莫爾茲比港的旅館見過面。」但黃耀民一下記不起這事了。她尊敬地稱呼蔣彝“Uncle Chiang”（蔣叔叔），蔣彝立刻制止：「不用了，叫我蔣彝吧。」事後，蔣彝解釋說，他第一次見到黃耀民的時候，心裏暗暗稱奇：一個中國女孩子，攻讀博士，做蚊子方面的研究，真了不起。所以他的印象很深刻^②。

黃耀民1938年出生於中國大陸，1945年隨父母去了台灣。大學畢業後，到美國威士康辛大學研究院讀碩士，繼而轉攻醫藥昆蟲學，剛獲得博士學位。黃耀民個子不高，但生氣勃勃，充滿了青春活力。她的嘴角上總是掛着微笑，一對眸子亮晶晶的，透露出自信和勇氣，似乎不畏挑戰。

當時，蔣彝已經年過六旬。他1955年來美國，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傅路德（L. Carrington Goodrich）為他覓得個教職，一晃眼，十多年過去了。他在哥大升任副教授，出版了好幾本暢銷書，結交了許多文藝知識界的朋友，基本上站住了腳。但同時，他開始感到年歲的重壓。自1930年代以來，他一直飄零海外，妻子曾芸和兩個女兒還留在中國，大兒子健國於1947年去了英國，後來娶了個洋媳婦。小兒子健飛去了台灣，曾經服役當兵，1950年代中上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，後來留校任教，新近成了家。蔣彝花了不少的力氣，申請辦妥了健飛一家移民美國的手續。他希

望身邊起碼有幾個親人可以聊聊天，晚年有個倚靠，結束自己「不夫不父不公公」的慘淡孤獨之狀。

蔣彝對黃耀民的成就和勇氣表示驚訝和欽佩，而後者則不以為然地回答：「現在女的學太空科學的都有！」蔣彝送給黃耀民一本《兒時瑣憶》（*A Chinese Childhood*），那是他1930年代末寫的回憶錄^②。蔣彝說：「這是我的自傳，送給你，將來可以看看。你研究蚊子，緊張的工作之餘，可以翻翻，作為休息，調劑調劑。」^②

黃耀民在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（Smithsonian Institution）工作，蚊子研究是國防部的科研項目，工作很緊張。蔣彝差不多每天晚上從紐約的寓所給她打電話，簡短地問候。紐約和華盛頓相距較遠，平時往來很不方便，兩人相聚的機會不多。每次黃耀民去紐約，蔣彝總是事先精心安排，擱下手頭的工作，帶她去看歌劇或者馬戲。黃耀民覺得與蔣彝一起非常輕鬆愉快，可是她總感到歉疚，浪費了蔣彝的時間，影響了他的寫作。蔣彝總是說，「你能來，我非常高興。」^②

黃耀民熱愛自己的科研事業，其專業與蔣彝的相差甚遠。她總想不通，蔣彝有那麼多學生，為甚麼偏偏會對自己有興趣。唯一的解釋可能是他們的個性和愛好相似吧。她愛旅遊，愛攝影，愛藝術。蔣彝也直言：「你的興趣與我合得來。」蔣彝對黃耀民很欣賞。一次，他講到家鄉廬山時，黃耀民順口背了兩句唐詩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^②蔣彝一聽，欣喜若狂，激動地擁抱住黃耀民。

黃耀民的出現，在蔣彝的心頭燃起了激情的火焰，他變得像個熱戀中的年輕人。然而，懸殊的年齡像一道無形的鴻溝橫互在他們倆之間，難以

黃耀民的出現，在蔣彝的心頭燃起了激情的火焰，他變得像個熱戀中的年輕人。然而，懸殊的年齡像一道無形的鴻溝橫互在他們倆之間，難以逾越。黃耀民年僅三十，蔣彝已近六十五歲。

三位女性無論是文化背景、性格或閱歷，個個特點鮮明，但她們在不同的階段，對蔣彝的人生、事業、精神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講述這幾位平凡女性的不尋常的故事，了解她們與蔣彝的關係，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蔣彝。

逾越。黃耀民年僅三十，蔣彝已近六十五歲。蔣彝從一開始就隱隱感到，黃耀民的父母會反對他們的戀愛關係。果然，1968年春天，黃耀民回台灣，與父母商量此事，遭到拒絕反對。黃耀民為此苦惱無比，但也無計可施，兩人都心亂如麻，苦悶不已。

黃家父母堅持反對兩人的婚事，但黃耀民鐵了心，表示要與蔣彝廝守一輩子。他們平時各自忙於研究和寫作，難得見面，卻一直保持電話聯繫。當時，蔣彝在趕寫《日本畫記》(The Silent Traveller in Japan) ⑳，他對這部作品投入了許多精力。愛情似乎給他帶來新的活力和動力，他把這部書獻給黃耀民。他打算退休之後搬到華盛頓去住，這樣可以方便黃耀民，不致影響她的職業生涯。

蔣彝想早日明確自己與黃耀民的戀愛關係。1970年6月，他向好朋友白山(Walter M. Whitehill)夫婦求助。白山先生在波士頓市中心的雅典娜圖書館(Boston Athenæum)任館長，是著名的歷史學家，在新英格蘭的文化界備受尊敬。白山兩年前去華盛頓開會時，受蔣彝之託，曾邀請黃耀民去軍人俱樂部共進午餐。兩人談得很愉快，白山對黃耀民印象極佳。白山夫婦與蔣彝關係密切，屬於知己好友，他們對黃耀民的事早就清楚了。

蔣彝給白山夫婦寫了一封長信，傾吐心中的苦衷，並懇請他們倆分別以個人的名義給黃耀民的父母寫信，希望能使他們回心轉意，同意這一門親事。蔣彝認為，黃耀民的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，是基督教徒，他們一定能看懂白山夫婦的英文書信，而且還會因之動心。「請使用你的公文箋和專用信封，所有的職位能寫的都寫上去。……老一代中國人對高官達人還是敬若神明的。」㉑

白山很快擬就一封長信，向黃氏夫婦詳細敘述了他與蔣彝之間近二十年的友情關係，同時表示對黃耀民深感欽佩。白山懇求黃氏夫婦同意成全這一婚事。信中寫道㉒：

他們的婚姻，依我看，對男女雙方都一定會幸福圓滿，因為他們倆都真心誠意地獻身於對方。他們思想成熟，兩人都在美國獲得了成功。我堅信，他們結合在一起，會比各分東西幸福得多。

白山也談到年齡懸殊的問題，他援引了一些朋友的例子，來說明這一類婚姻其實也會幸福美滿的。他認為蔣彝和黃耀民興趣相投，兩人都希望組成家庭。「在無序的世界中，有這麼一個幸福的願望，我堅信，這一願望將創成一個新家庭，儘管有年齡上的差異存在，它符合中國的古代文明和基督教的原則。」他強調，父母的祝福，會給女兒和蔣彝帶來「美滿幸福」㉓。

當天，白山通知蔣彝，說他們夫婦倆已經分別發出了信：「親愛的彝：但願這些信會有效果。我們對你的處境深表關心。要是黃氏夫婦不能理解，我希望你們還是結婚，在這危機四伏的歲月裏，兩個相恩相愛的人，他們的幸福重於一切。世界上幸福太珍貴了；你不應該失去這個機會。」㉔

蔣彝已經苦苦地努力和等待了三年，白山夫婦的幫助，是這一樁婚姻能否成功的最後希望。他向白山透露，說如果成功，他打算在白山家的小鎮上舉辦婚禮。他把自己的想法也與健國和健飛談了，兒子也都表示支持和理解。

可惜，蔣彝和黃耀民最終沒有走上紅地毯。由於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觀念，黃氏夫婦不肯讓步。同樣地，

由於儒家文化的薰陶和影響，蔣彝也沒有能跨出那關鍵一步。他在海外生活了近四十年，但中國傳統的思想、觀念、價值，在他身上佔了主導地位。他遇到了理想的對象，一個善解人意、事業有成的女性。幸福，本來已經唾手可得。但是，在關鍵的一刻，他駐步不前，無意繼續奮爭，屈從了命運，默默忍受失敗的愛情遺留下的隱痛，像個苦行僧一樣，度過餘年。

四 結語

曾芸、賈克生、黃耀民這三位普通通的女性，無論是文化背景，還是性格或閱歷，個個特點鮮明，但她們在不同的階段，對蔣彝的人生、事業、精神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講述這幾位平凡女性的不尋常的故事，了解她們與蔣彝的關係，可以看到蔣彝個人經歷和刻苦奮鬥過程中的一些側面，看到他的心路歷程，看到他體驗過的光彩與失望、幸福與苦痛，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蔣彝。同時，這些故事也可以幫助我們對華人在海外創業的艱辛獲得更深的理解，對女性在社會、文化、生活、創業中舉足輕重的意義獲得新的認識。

註釋

① 蔣彝：《蔣仲雅詩》（出版資料不詳，1935）。

②④⑤⑦⑨⑩ Da Zheng, *Chiang Yee: The Silent Traveler from the East: A Cultural Biography* (New Brunswick, NJ: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, 2010), 139; 254-55; 263; 236; 236; 237.

③⑩⑫ Chiang Yee, *China Revisited: After Forty-two Years* (New York: W. W. Norton, 1977), 120-21; 39; 40.

⑥ 蔣彝曾給她起名「賈靜如」，其結婚後改名為「靜霓·韓登」(Innes Herdan)。

⑦ Chiang Yee, *The Chinese Eye: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* (London: Methuen, 1935), x.

⑧ 蔣彝致賈克生信，1936年1月3日，賈克生收藏。

⑨ 蔣彝筆記本，鄭達收藏。

⑪ Herbert Read, preface to *The Silent Traveller: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*, by Chiang Yee (London: Country Life, 1937), xi-xii.

⑬ Chiang Yee, *Chinese Calligraphy: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* (London: Methuen, 1938).

⑭ Chiang Yee, *Chinese Calligraphy*, v.

⑮ 蔣彝致賈克生信，1937年1月3日，賈克生收藏。

⑯ Innes Jackson, *China Only Yesterday* (London: Faber and Faber, 1938), 5.

⑰ Georg C. Lichtenberg, *The World of Hogarth: Lichtenberg's Commentaries on Hogarth's Engravings*, trans. Innes Herdan and Gustav Herdan (Boston: Houghton Mifflin, 1966).

⑱ *300 Tang Poems*, trans. Innes Herdan (Taipei: Far East Book, 1973).

⑲ 蔣彝：《重啞絕句百首》（香港：出版資料不詳，1955）。

⑳㉑㉒㉓ 鄭達採訪黃耀民，2002年8月14日，華盛頓。

㉔ Chiang Yee, *A Chinese Childhood* (London: Methuen, 1940).

㉕ Chiang Yee, *The Silent Traveller in Japan* (New York: W. W. Norton, 1972).

㉖ 蔣彝致白山信，1970年6月5日，麻州歷史協會(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)收藏。